



天龙地虎



侠国  
萧逸著

萧逸作品全集（之八）

天龙地虎

「美国」萧逸

**天龙地虎**

(美国) 萧逸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131号)

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

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安康天宝印务公司印刷

---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4.625印张 2插页 315千字

1998年10月第1版 1998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6000

---

陕版出图字25—1998—070

ISBN 7—80605—684—X/I·589

定价：21.00元

**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**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

(邮政编码：725000)

# 江山如画 一时多少豪杰

## 《萧逸作品全集》自序

还记得那年——1986年春，我的小说第一次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，时间真快，屈指算来，如今已是第十二个年头。

纵观祖国大陆出版界近十几年的发展变化，千舸争流，万花怒放，真是多姿多彩。二十年的改革开放，祖国大陆对于我们早已不再陌生，尤其是这几年在全球普遍性的经济萎靡不振声中，中国一枝独秀地以她高度的成长率，欣欣向荣地向世人展现了她的骄人身段，赢得了举世的震惊与赞赏，也为我们这些身在海外的炎黄子孙争得了应有的自尊与光荣。

我们知道，决定一个国家或是民族的健康成长，经济建设所带来的物质文明，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关键，但我以为更重要的还在于这个国家所具有的精神文明，也就是这个民族所具有的文化内涵，两者并进，才是谋国之福。随着二十一世纪即将接近的脚步，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及其影响力日形显著，一项重整并发扬我优秀中华文化的历史使命，就显得格外重要。

当作家们不再沉默观望，拿起笔来，共同为这项文化重建的历史使命而竭尽全力时，我们的国家前途才真

正有了希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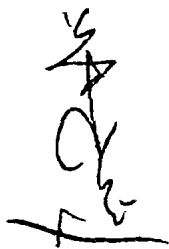
武侠小说在面临着此一新时代来临的同时，本身亦曾经过一番痛苦的挣扎蜕变。优胜劣败，适者生存——在此无情的铁律下，我们因以看见此一固有传统文学之行将灭迹，它的去留及其定位，不仅仅为海内外亿万读者所关注，甚至于更关系着此一独特类型的民族文学之继存，执笔者你我，焉能等闲事之，不小心从事乎？！

《箫逸作品全集》今日由太白文艺出版社正式集结出版，和广大的读者群众见面，我内心感触良深。三十余年的写作生涯，似乎是应该到了一个重要结算时刻，但却未必就此打住，说到“全集”更似有夸大之嫌，无论如何，它却是现今我所能搜集到有关“武侠小说”部分的绝大部分，遗憾的是，其中一部分——七十年代初期，于香港报章杂志所连载，以后由“环球出版公司”集结成书，为数约在三百万字左右的菁华之著，于今竟然全部流失，一部也找不到了。于此之外，我还撰写有一百数十部电影电视剧本，之后在我初来美国之时，为香港、新加坡两家日报，每日撰写专栏杂文，为时三年之久，算来字数亦有可观，因非小说，自不包括在这套全集之内。读者应该有“知”，不觉哓哓，就此一笔带过。

在陆续拣视翻阅这套全集时，我内心有太多的激动，时而脸红心跳，冷汗涔涔，不觉掩卷叹息。那是因为这套为数二十八部的洋洋大观之作，其中不少部分是属于“少年不识愁滋味”的早年旧作，却以坊间早有盗版问世，藏拙也难，“丑媳妇难免见公婆”，今以“全

集”出版，说不得一并陈上，读者明目，以察秋毫，自不难从中窥出究竟，三十年书剑春秋，其实涵盖了作者大半生从事笔耕的心路历程，一时真不知从何说起，正是欲语还休，知我谅我，幸不为罪。

“江山如画，一时多少豪杰”——有伟大的民族，才有伟大的作家，以此标竿，期相自勉。



一九九八年仲夏于美国南加州寓所

## 第一章 义薄云天

这时吴瑛已用力地打开了一扇铁门，现出了一间牢房，乍看起来，倒不似一般牢房之阴晦潮湿，吴瑛冷冷笑道：“进去吧，大姑娘！”

说着把她向房里一推，“砰”一声，关上了铁门。唐霜青站定身子之后，才发现这牢房内，竟然另外还有一个女囚犯关在里面，不由甚是气恼，可是那禁婆吴瑛已去，已是无可奈何。

当下她叹息了一声，见房内设有两张木椅，就过去坐下来，心中不禁有些奇怪，因为这间房，绝不似关犯人的牢房，室内不但设有两张单人小床，而且有桌有椅，窗明几净，打扫得十分整洁。

这一点，倒真是唐霜青所没有想到的，她不由对这房内那个特殊的犯人，感到了极度的不解，好奇地向那人望去。

刚才进门时，她只看见这犯人一个背影，这时由于角度不同，她倒是看清了这人的正面，只见对方是一个年在三十左右的女人，白皙无血的一张瘦脸，衬以又黑又亮的一头长发，看起来真像个鬼似的，只是世上绝没有这么好看的鬼。

这女人尽管是面如白纸骨瘦如柴，可是五官极为清秀，两道修长的眉毛，一双黑白分明的眸子，挺直的鼻梁，红润的嘴唇，眉目之间望去更是清秀俊俏。

唐霜青正看得入神，忽见这妇人一双眸子，也直直地看着自己，面上表情一片木讷。在她黑色长裙之下，露出一双白足，赤着脚，未穿鞋袜，可是双足之间，却上着一副极大极重的脚镣。

这女人如此直视着唐霜青，良久不发一言，使得唐霜青十分别扭，可是唐霜青却也不想与她说话，自己走过去，往那张空床上一倒。

她身子方一躺下，忽听得一阵极尖锐刺耳的怪笑之声自那妇人口中发出，吓得她一翻身又坐起来。却见那瘦妇伸出一只白手，指着自己，笑得前跌后仰，一时泪涎交流而下。

唐霜青不由一阵怒起，可是转念一想，彼此都是受难之身，遂就捺下了怒火，只是静静地看着她，看她意欲为何。

那妇人一直笑得力尽，才止住了笑声，坐在床上的身子，慢慢地萎缩下去，最后双肩内缩，低下了头，满头长发，如同云雾似地垂散了下来。

唐霜青这才冷冷地道：“你是在笑我么？我有什么好笑之处？”

话声才落，却又见那妇人瘦肩频抽，竟自又低声痛泣了起来。

唐霜青不由被弄了个满头雾水，她初来不明究里，也不便问，只是怔怔地看着她，就见这个女人一阵痛泣，有如幽谷猿鸣，直哭了个肝肠寸断，泪流成河。足足哭了有小半个时辰，才止住了悲声，可是这一笑一哭，已累得她频频喘息不已。

这时，铁门上突有人重重地敲了两下道：“好了，七小姐，别再闹了，莫相公来了！”

接着，这人发出了一阵怪笑，隔着门又道：“姓唐的，我为你挑的这间房好不好？”



唐霜青听出这人口音，正是那禁婆吴瑛，不由甚是有气，这才明白，原来这禁婆是有意捉弄自己，才把自己关在这间房中，看来这同室女子，必是一个疯妇无疑了。

想到此，不由大怒，却也作声不得，她实在不愿意在这种地方，与人大吵大闹。这时吴瑛自一扇铁窗上探头笑道：“姓唐的，别怨我，这是牢里的规矩，凡是新来的，都要有四十九天的罪受，你忍一忍吧！”

唐霜青冷冷一笑道：“这人是疯子吧？”

吴瑛呵呵笑道：“疯？岂止是疯！告诉你吧，姑娘，她是这牢房里第一号厉害的人物，谁也不敢惹她，死在她手里的，已经有三四个了！”

唐霜青冷笑道：“既如此，这疯妇怎不问斩？”

吴瑛冷笑了一声道：“斩？谁敢斩她？她父亲乃当朝刑部尚书，姑娘，听说你有一身本事，你可要时时防她一防才好！”

唐霜青只是冷笑，不再发一言，那禁婆又罗嗦了一阵，只好自行离开。这时那床上的疯女，睁着一双大眼睛望着唐霜青，忽然媚笑道：“你是莫小泉的妹妹是吧？”

她声音清脆悦耳，表情天真，说罢，猛地站起，直向唐霜青面前走来。

唐霜青这时对这个被称作“七小姐”的疯女，心中竟充满了奇异，只是此刻正所谓“泥菩萨过江自身不保”，却也没有许多闲心去管人家事。

当下，便摇一摇头说：“我不认识什么莫小泉，更不是他妹妹！”

疯女忽地站住，只见她杏目一睁，怪声道：“你休想骗我，你哥哥是要你来接我回去的，说呀，是不是？啊……我太高兴了！”

她猛地张臂向着唐霜青抱来，足下的铁链，发出哗啦一声，唐霜青不由吓了一跳，双掌一挥，“叭”一掌，正击在了这疯女右肩之上。

疯女身子一晃，“扑通”一声，摔倒在地，可是她身子猛然一翻，又跳了起来，口中大笑道：“好呀，果然是你，莫小泉，莫小泉，你害得我好苦！”

说着，她又向着唐霜青身上扑过来，唐霜青两手一扬，这疯女再次被打跌在地。

这一次，她怔住了，只管呆呆地望着唐霜青，半天才呐呐道：“你不是莫小泉的妹妹，他妹妹没有这么大力量！”

说到这里，忽然“哗啦”一声，由地上窜了起来，双手直向唐霜青双肩上抓了下来。

唐霜青两次打倒了她，只以为她并不擅武功，却未想到她还有如此一手，不禁大吃了一惊。

这位大小姐双手上带出凌厉的两股劲风，猛然抓过来，唐霜青两手虽被铐着，可是身手仍极灵活，她身子向下一缩，已转到了疯女身后，双掌一抖，带着手铐，向疯女背上击去。

可是这一次却是大大地出乎她意料之外，她双掌方自打出，就见那疯女身子向前一塌，竟然捷如飞猿似地窜了出去，足下铁链哗啦一响，人已倒蹦在西面的铁窗之上，身法之快，姿式之美，令人惊服。

这一突然的发现，使得唐霜青心中一凛，她实在没有想到，对方一个宦门弱女，又患有神经病，竟然会有如此一身杰出的武功。

却见那疯女倒挂着的身子，忽地飘了下来，睁着一双水汪汪的眼睛嘻嘻笑道：“你好大的本事呀！嘻，我们来玩一玩好不好？”

她摇曳着身子，一头长发由脸上垂下来，红唇微张，露出雪白的牙齿，就像一个幽灵似地，向着唐霜青一步一步逼了过来。

唐霜青这时已被迫不得不与她动手，可是对方既是一个神经失常的人，自己岂能与她一般见识。

她后退了几步道：“疯子，我可不是好欺侮的人，你要是想找我的麻烦，可得小心点！”

疯女扬脸笑道：“什么，你说什么？”

她身子向前一跃，足下链子“哗啦”一声，已到了唐霜青面前，双手张开，向着唐霜青面门就抓。

唐霜青不由大怒，双手一合，两腕之间的铁索，“刷”一下抡起来，反向疯女肩上打去。

她二人一个是脚镣，一个是手铐，行动上同样的是不方便，唐霜青铐索出手，疯女退身跳开，双方仍然是谁也没打着谁。

疯女这时发出了一阵刺耳的笑声，她原本是一个极为可人的美人儿，由于她的不修饰，加上行动的放肆，精神的失常，看起来就变得很可怕。

尤其是这时的样子，看来简直像是一个鬼，唐霜青忽然对她生出了一种同情之心，一个人落到如此地步，其内心必然是受过相当的创伤。

试想这疯女，如果没有罹患精神病，以她的丽质，身世，再加上了一身的武功，她该是一个多么幸福的人？她之所以有如此一个悲惨的下场，背后也许隐藏着一个令人酸心凄凉的故事。

唐霜青如此想着，更不由对她生出了一些怜惜之意，敌对的念头，立时就打消了不少。

疯女笑了一阵，双手频频抓着她头上的散发。

她头发原就够长够乱了，如此一抓，更不成样儿，那带着

锁镣的一双脚，不时地跳动着，发出阵阵响声音，那种样子看起来简直是一种失去本性的无法自制的动物。

似如此，足足有一盏茶的时间，她才稍为安静下来，瞪着一双大眼睛，痴痴地望着窗外，一言不发。

唐霜青自己本身，正处于无法解脱的痛苦之中，可是现在这个疯女诸般失常悖理的神态举动，却使得她暂时忘记了一切，一味地关心起对方来了。

疯女凝望了一阵之后，徐徐转过头来，双目微微闭了一会儿，像是方由梦中苏醒过来一般。

她伸出一双白玉般的玉手，慢慢把头发分开，双手交替着把头发一丝丝地理好，这些动作，倒是带着一个少女的仪态与文静。

唐霜青忍不住唤了一声：“喂”，疯女抬起眸子望着她，苦笑道：“我又不叫喂！”

这句话显得她神智很清楚，唐霜青不由一愣，她真有点糊涂了。

唐霜青冷笑了一声道：“我现在与你同住一个房间，希望我们能好好相处。”

疯女面上带出了一丝冷笑，道：“谁要你到我房里来的？那吴婆子曾答应不再让生人到我房里来的，怎么又关外人进来？”

说完，伸出双手，用力地在铁栅上晃着，发出“哐啷！哐啷”的巨声，口中叫道：“吴婆！吴婆！”

晃了一阵，未闻那禁婆有何回应，她就停止了捶打，轻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她们是狼，我们是人！”

惨笑了笑，望着唐霜青道：“你可以告诉我姓名么？”

这时看起来，她完全又是一个人，是一个神智清楚，温文有理的小姐。

唐霜青点了点头道：“当然可以，可是你先要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疯女微愠道：“是我先问你的，而且你是新来的。”

唐霜青想了想，就点头道：“好吧，我叫唐霜青！”

“为什么进来的？”疯女追问了一句。

唐霜青望了望她，面上讪讪道：“我就是过去苏州城张贴告示要捉拿的那个人！”

疯女冷冷哼了一声道：“一个女飞贼！”

唐霜青秀眉一剔，可是转面一想，就又苦笑了笑道：“随你怎么说吧！”

接着，她反问疯女道：“你呢？莫非你不是一个犯人？”

“当然不是！”

“那你怎么会进来的？”

“我……”说着，疯女站起来，她那一双白手紧紧地握着，顿了顿，道：“你不会明白的！”

“我当然不明白，所以才问你！”

疯女又望了望她，露出了白牙，无可奈何地笑了笑道：“好！我告诉你，我名叫盛冰，是由京里来的！”

唐霜青问道：“你犯了什么罪？”

盛冰冷冷地道：“我不是说过了，我没有犯罪，我是被人陷害。陷害！”

最后这“陷害”两个字，说得特别响，随着她又显得有些激动，跳起来，一把抓住了唐霜青双腕道：“你必须相信我，我是被继母陷害的！”

“哦……”唐霜青呆了一呆，慢慢挣开了她的手，道：“你不要急，坐下来慢慢说！”

盛冰双目中滚出了眼泪，就像是豆子似地洒了下来，她哭

泣着说道：“这几年，没有任何人相信我……都以为我是杀人凶手，其实我没有，是我继母害我的，她逼我……逼疯了我，逼着莫小泉与我妹妹结婚……她好狠的心，好狠的心！”

她边说边哭，手脚抖动得很厉害，而且面色也渐渐变得苍白，看样子像是立刻又要发疯了一样。

唐霜青想趁她明白的时候，多了解她一些，当下忙道：“你不要哭，说明白一点好不好？”

盛冰抹了一下眼睛，望着唐霜青道：“莫小泉和我是从小一块长大的……我们已快成亲了，可是我继母却在我父亲寿辰的那一天，暗害了来拜寿的钱侍郎的儿子……用我的宝剑……硬说我是杀害钱侍郎儿子的凶手！”

唐霜青怔道：“可是你父亲怎会就相信呢？”

盛冰木然道：“哼！他只听信继母之言，再说那钱侍郎的儿子又死在我屋内，宝剑又是我的……我太冤枉了！”

忽然又掩面痛哭起来，唐霜青正想安慰她几句，她却猛地跳起来大叫道：“冤枉，冤枉……放我出去，放我出去！”

唐霜青忙拉住她道：“盛姑娘不要叫。”

盛冰双手用力向唐霜青面上抓来，高声嚷道：“滚开！你这个女人是谁？”

唐霜青倏地退身，却见那盛冰，一只手指着自己嘻嘻哈哈地又笑了起来，一时之间，她又回复到来时疯癫的状态，唐霜青不由大失所望，叹了一口气，颓然向床上倒下。

她这里身子方自倒下，就听得铁门外，那禁婆吴瑛大声叫道：“唐霜青，快出来，上堂了！”

唐霜青吃了一惊，猛地坐了起来，就见铁栅门开处，门外兵勇成群，闪电手曹金及捕快秦二风当门左右而立。吴瑛笑道：“唐霜青，过了堂再回来睡吧！”

曹金抱拳笑道：“姑娘，请多帮忙，这不过是例行公事，请戴上这个！”

唐霜青一言不发，站起来步出门外，曹金把一副鱼枷给她套在了头上，吴瑛赶忙把铁门关上，生怕那疯女盛冰发作惹事。

室内的盛冰却嘻嘻笑道：“又一个冤死鬼，一去准不能活。死了好，死了好，又穿袍子又穿袄……”

吴瑛口中骂了一句，好似对这个盛冰实在是无可奈何，闪电手曹金却向唐霜青道：“这位盛姑娘是刑部盛尚书的千金，犯了杀人罪，本该问斩的，因为她发了疯，所以死刑免了，活罪却是不能饶，京城刑部发交本衙看管，罪刑是终身监禁。可怜！”

唐霜青此刻自问必死，生死早已置之度外，倒是内心对这个叫盛冰的疯女子，寄以无限同情，闻言后冷笑了一声道：“你们要是欺负她是一个疯子，就太不应该了，以我看这位盛小姐是冤枉的，有一天我要是出去了，我必定要去找一找那位盛尚书，问问他为何妄听一面之言，加害亲生的女儿！”

曹金神色一变道：“我的姑娘，你此刻是泥菩萨过江，自己的事还保不住，哪里还有心情去管别人的事？这话快别说了，走吧！”

秦二风也小声道：“唐姑娘，这话可别乱说，你是听谁说的？我们走吧，大人大概已升堂了！”

唐霜青浅笑了笑道：“事到如今我是什么也不怕了，生死有命，我们上堂去吧！”

曹金笑道：“姑娘能这么想就好了！”

一行人走出了女舍牢房，在通往大堂的一条道路上，早已布好了两行兵勇，一个个弓上弦，刀出鞘，摆出一副如临大敌的态势。

唐霜青看了一眼，遂自低下了头，前行了十数丈，就见一

队提着灯笼的差役走过来，为首一个身着红衣，留有小胡子的官人抱拳道：“曹头儿，辛苦了，大人已升堂了。”

说话的这个人，乃是“江宁”府的大班头米文和，他是奉命特地赶到苏州来，会同苏州府的曹金看守唐霜青的，并且准备提唐霜青去江宁过案，因为唐霜青在江宁境内作的案远比在苏州作的多！

曹金见他来到，上前寒暄了一番，小声说了几句，米文和面现惊异地看了唐霜青几眼，嘿嘿一笑道：“真想不到是这么一个小妞儿！”

说罢走过来，又上下打量着唐霜青道：“小姑娘，你也太厉害了，这里府大人问完了案，没别的，你还得跟我走一趟，咱们上南京去！”

唐霜青面色一寒，正要发作，前面已有人过来大声道：“快带人犯！”

这声喝叱，突如其来，如同是晴空的一个焦雷，使得唐霜青也不由吓了一跳，曹金在她身后轻轻推了她一下道：“快走吧！”

在一连串带人犯声中，唐霜青身带重刑来到了大堂，只见这座府衙大堂在数十盏明灯照耀之下，光亮如同白昼，由大门向里排，二十名削刀手，二十名堂哨，二十名红衣捕快，另外靠近堂案两侧尚有一十六名青衣汉子，各持着鸭嘴棍。

两盏绢灯的小案上，坐着四名文书官员，独独空出了正中一张红漆的大桌案。

这时候，那名官拜四品的苏州知府卢大人，身着官服从里面走出来，就位升堂，身旁左右各随着一个青衣小童。

这位卢大人，名叫向前，乃是二甲进士出身，其人斯文，但却有一种读书人的拗性，为官很是廉正，有“铁面正堂”的雅



号。

唐霜青被擒的消息一传到了他的耳中，他真是又惊又喜，立时传令升堂开审，对于这位闹得金陵苏州天翻地覆的女飞贼，卢大人倒是真急着见上一见，要看看她到底是何等样的一个人物。

唐霜青来到了大堂上，两侧差人一齐吼起了堂威，可是这位身怀奇技的姑娘，却是毫不动容，所谓“哀莫大于心死”，她自忖必死之后，也就一切处之泰然了。

曹金等一千人，前倨后拥到了大堂正中，然后那曹金伏地一拜道：“禀大人，女飞贼唐霜青带到，请大人发落！”

卢向前那张白皙方形的脸上，带出了一片怒容，一双细长不怒自威的眼睛，向着唐霜青看了看，两侧差役齐声喝叱道：“跪下！”

唐霜青身带鱼枷，向着当前的卢大人打了一躬，道：“犯女唐霜青参见大人！”

卢向前嘿嘿一笑，心中着实吃惊，他为官半生，大小案子在他手里，不知审问过多少了，其中女犯人也见过许多，可是像唐霜青如此清秀脱俗美丽的少女，却是第一次见到，这一霎时他内心真不禁有些怀疑了。

因为他绝不敢相信，如此一个娇滴滴的大姑娘，竟然会是一个女贼，而且是一个武技超群的人物。

两侧差人连声怒叱道：“跪下！跪下！”

那位卢大人摆了摆手道：“免了！”

他那双细长的眸子，向着唐霜青仔细看了看，冷笑道：“唐霜青，你是哪里人氏？江宁与本府的一十七桩大案，均是你一人所为么？你要实话实说！”

唐霜青本以为这位大人，是何等一个穷凶极恶的人物，却未想到竟是一个道貌岸然的正直人物。